# 足之吻

想到这里，我的牙缝里迸出了类似於野兽发情时的低吼，粗重的呼吸吹的黄蕾耳际的鬓发都飘了起来，倒卷着拂上了她的面颊。她也立刻察觉了我的变化，双臂紧紧的抱着书包护在胸前。 美丽的眼睛里装满了恐惧和悲伤，还隐隐的含着一层泪光。 我突然觉得无比气沮。女孩子的泪水的确是对付男人的最有效的武器。这亮晶晶的液体还未曾流出，就已使我心中的怜惜再次占了上风，打消了我蛮来的念头。可是若要我就这样放她离去，又总觉得心有不甘。 抬眼看看，黄蕾正如临大敌的望着我那只正准备袭击她胸部的手，脸上一副玉石俱焚的决绝神色。我心中迅速转着念头，暗想自己实在太没用了，每一次对峙都在气势上输给她。今次虽然放过她一马，但无论如何也要讨些便宜才行。 主意已定後，我盯着她湿润红嫩的双唇，馋诞欲滴的卷了卷舌头说：“要我放你走也不难，只要你答应给我亲个嘴儿。” “你做梦！”黄蕾愤怒的羞红了面颊，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。 “那麽，让我吻吻你的脸总可以吧。我保证不碰到你的嘴。”我早已料想到她是决不肯和我接吻的，所以退而求其次的开出了条件。只要她能给我些少的甜头，让我有台阶可下，那就一切都好说。 “不行！”她没有领会我的好意，仍旧是冷冰冰的拒绝。 “那就亲亲你的脖子吧。”我继续开价。 “不行！” “手呢？亲手怎麽样？而且我就亲一下，很绅士很绅士的那种亲法。就像西方人行见面礼那样。”我半挑逗半认真的说。照我的想法，自己已经连降了三次价，她也应该知道好歹，作出一点让步了。 “不行！”黄蕾仍然是斩钉截铁的轻启朱唇，把这两个字像冰雹一样砸了过来。 “你要怎样才肯点头？”我的火气冲上了头顶，讥嘲的说∶“高贵的女神，我跪下来亲你的脚好不好？哈哈，你是不是想逼我这样说呢？” 她红晕了双颊瞪着我，微微一怔後，冷冷的说：“如果你想当卑下的奴隶，低贱的跪在我面前，那麽┅┅”她顿了顿，鄙夷的说：“我就让你┅┅让你亲吻我的┅┅我的脚好了，就当是主人施舍给奴才的一点小小的恩惠！” 我呆住了，心里暗呼上当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秦守堂堂男子，怎能向女孩下跪索吻？本意不过是想说句戏弄的反话，想不到却被她抓住了破绽借题发挥起来。这女孩子真是厉害！我僵硬着脸不知如何是好。 “怎麽？你不敢吗？那就怪不了我啦！”黄蕾清脆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，讥嘲的笑容已从我的脸上转移到了她的脸上。她恢复了安然娴静的神态，嘲笑说∶“你连做个奴隶的资格都没有，孬种！还不快让开？我要回家。” 怎麽办？掉入陷阱的猎物就要破关而出了。我苦苦思索着对策，目光不由自主的向下扫射，落在了她的腿脚上。那圆润修长的小腿下，一对莹白精致的纤足踏在凉鞋里。纵横交错的鞋面皮带的缝隙间，一丝丝脚背上的嫩肉透了出来，看上去又可爱又性感。 我情不自禁的回想起那天在庄玲的房间里，我也曾躲在桌底下近距离的欣赏过黄蕾的美足。那时不是很希望能尽情的把玩亲吻吗？今天机会就在眼前，岂能轻易放弃？下跪就下跪吧，怕什麽呢？只要能一亲芳泽，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，什麽面子、自尊、威严，统统见鬼去吧！见鬼去吧！ 我翻身跳下坐垫，把车子支好。三角形的牢笼裂开了一个缺口，黄蕾以为我认输放弃了，嘴角边浮现出得意而轻蔑的冷笑，迈步往外走来。我迅速的挡在了她的前面，她收势不住，挺拔的乳峰险些儿撞进了我的怀里，不得不重新退了回去。 “是你自己不敢┅┅亲的，为什麽还不让路？你┅┅你无耻！”黄蕾咬着嘴唇娇声骂我，受到惊吓的乳房随着娇躯一起轻轻抖动。 “你怎麽知道我不敢？”我的心也开始跳了，突然单膝跪在了她脚边，沉声说：“脱掉你的鞋子。” “什麽？”黄蕾露出不能置信的神情，诧异的睁大了双眼。我俯低身子，一把握住了她纤巧的左足足踝，轻轻的摸了几下。这是我第一次触碰到她的身体。那不堪一握的足踝柔软滑腻，简直令人爱不释手。 “你站稳了。”说完，我就用力的抓起这只纤足往上提起。她低低的惊呼了一声，失去平衡的娇躯无力的靠在墙上，不等她作出任何反应，我的手已除去了那只脚上的凉鞋。 “你干什麽？流氓，放开我！”黄蕾惊慌羞怒的绯红了俏脸，左脚使劲的踢腾甩动，想要脱离控制奔向自由。我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牢牢擒住了这只娇美的猎物，轻而易举的制服了那无效的挣扎。 然後，我就如捧起一件珍宝一样，小心翼翼的捧起了她的脚，凑近鼻边嗅了嗅。嗯，虽然没有闻到什麽香味，但女孩子的脚好像具有天上的免疫力，城市污糟的路面和空气中的尘垢并没有使它受到污泄。小巧的脚掌骨肉匀称，看上去是如此乾净可人，在我的大手中微弱的颤动。 “多麽完美的艺术品啊！”我从心里发出了赞叹，大拇指顺势在秀美的脚心上轻柔的搔动，其馀四根手指无情的插入她紧闭蜷曲的足趾间，用力的把它们撑开。指节处传来的被足趾夹紧的感觉使我飘然若仙，小弟弟兴奋的抬起了头。 接着，我的嘴缓缓的凑上了脚背，炽热而肆意的亲吻着。舌尖像是洗脚布一样扫过了纤足的每一寸肌肤。从足踝、足跟、足心一路向前，当我含住了春葱似的足尖舔弄吸吮时，征服的欲望如烈火般熊熊燃烧。 哦，黄蕾！我想像主人般骑在你身上吸含你的乳头，而不是奴隶般的跪在你脚下吮脚趾。我也不满足於只是用手指插入你的趾隙，而是要用玉茎捅进你的肉缝┅┅ “你这个变态！快放开我。”黄蕾颤声悲鸣着。足踝上的肌肉一下子都抽紧了，一根淡蓝色的血管突出了白皙的皮肤，僵直的耸立了起来。那种娇柔无力、却又奋力反抗的举止直接的撩起了我最深层次的渴望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粗暴的捋高她的裤管，伸嘴狂热的吻到了她修长的小腿上。 她的身子一颤，双膝酸软的跌坐在了地上，晶莹的珠泪顺着白玉似的俏脸流下，但是眼睛里仍然满含着抗暴不屈的顽强，冷厉的目光像是一支支利箭，逼视的我自惭形秽的低下了头。 “作我的女人吧。我会好好地爱你的。”我不敢看她的脸，底气不足的恳求着。我到底是不是喜欢她，就连自己也不明白。但是庄玲离开之後我确实是太空虚苦闷了，无论心灵上还是肉体上都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 黄蕾抹了抹泪，挺起饱满的胸部，鄙夷的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请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过是个寄读生而已。连起码的上进心都没有，还油嘴滑舌的想追女孩子！你是个下贱的无赖、恶棍、社会渣滓！学校以你为耻！我怎麽可能爱上你？痴心妄想！你实在让我作呕，就算下辈子，下下辈子我都不会爱你的。” 这些话劈头盖脸的如同刀锋一样，刺中了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伤痕。原以为自己早已玩世不恭，能洒脱的超然於繁重的学业和沉重的生活。但是她这种瞧不起的态度竟使我蓦然发现，出人头地的渴望和自重自爱的尊严从来都不曾从心里泯灭，只不过是暂时的沉浸在乌秽的死水里罢了。 “你拿什麽去征服她呢？”我痛苦的问自己。一个前途渺茫的小混混，无钱无权无貌无德，凭什麽去追求本校的校花呢？这种失意的想法使我的自信心在一瞬间消失殆尽，忍不住双膝跪下的哀求她。 －－你若是征服不了女人，就只有被女人征服。这中间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好走。哀求是无法让你得到她的身体的，只会助长了她女皇般的气焰。 这个道理是在很多年以後我才想明白的，但当时却是抱着侥幸的念头，天真的以为女性都像书上说的那样有一种天生的母爱，和易受感动的同情心，希望能用一副可怜的神情来打动她。只是忘了自己近一米八的身高和强壮的雄躯，恐怕怎麽看都不像是个“被同情者”吧！ 这时，身後隐约的传来了人声，可能是有人正向小巷子里走来。我却没有留意到情况的变化，全副的精神仍放在她曲线玲珑的腰身上，盘算着怎样才能说服她跟我做爱，就算一次都好┅┅ 等我从黄蕾惊喜的眼神中察觉危险时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在耳边爆裂，背部传来了受到重拳敲击的刺痛。我跄踉的摔到了墙边。a